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天麟編輯
荆州府推官萬建崑參閱
荆州府同知徐萬仞
承天府推官杜日章校刊

律例辨疑

刑律

謀叛

知情故縱隱藏者絞

五任管見謂知情故縱者里隣知而不舉親屬知而不首官府官府知而不捕皆是據法原情

似有未妥蓋知情故縱與知而不首者不同知情謂彼雖不同叛而謀叛之情則彼亦共知緣與謀叛之人本相同而故縱隱藏者故其罪重若知而不首則止竊聞或訪知其人係謀叛而罪輕故官府知而不捕自有告謀叛不即首理掩捕之條隣里親屬知而不首亦自有本律難以故縱論罪

未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

瑣言以知情不首已行未行並杖一百徒三年而未行則上文所謂知而不首杖一百流三千里者其指謀而已行說明矣已行未行原有分別瑣言解誤此條無故縱隱藏者自依知情藏匿罪人論罪

逃避山澤不服追喚以謀叛已行論

瑣言謂逃避山澤不服追喚雖無潛從他國之情以謀叛未行論若嘯聚山澤拒敵官兵以謀叛已行論辨疑謂官司追徵錢糧勾攝公事不服追喚逃避山澤為首者絞為從流若因逃避

山澤不服追喚拒敵官兵皆斬縈酌事理猶言
為近夫犯罪拒捕豈非不服追喚乎何彼之歐
追攝人止杖八十而此輒以謀叛論也蓋不服
追喚猶不足深罪惟於山澤中不服追喚則負
險阻之區起嘯聚之端耳而至於拒敵官兵則
已露情形有黨類嘯聚之形成矣故必重其罪
如此以明漸不可長若泛常逃走躲避未有介
恃之心及雖至山中水面原非憑嘯之勢者但
當以犯罪逃走論拒捕則以逃走拒捕論不當
緊等之叛律也

盜大祀神御物
計贓重於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並剌字

猶言云入於雜犯斬絞則無所用其加一等但
引監守常人盜本律見此條加入於死也辨疑
丘任管見則謂不得加入於死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今詳律猶言解是蓋監守常人盜贓若
滿貫本條自該斬絞況此云加一等蓋不特以
監守常人之罪待之而已而反不得至斬絞乎
且如鬬毆律云弟妹毆兄姊刃傷折肢瞎目者
絞姪毆伯叔父母姑外孫毆外祖父母各加一

等是其加一等者刃傷以上亦謂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可乎然計贓重者監守不滿四十貫常人不滿八十貫不坐斬絞若贓未滿而以加等之罪入於死辟非律意辨疑蓋惑於下文並字以為止刺字矣安又有斬絞不知並字兼承上文所犯數徒并加罪一等不至於死者非專指各加盜罪一句而限之止於刺字也加入於死雖仍免刺字係雜犯准徒

盜內府財物

盜內府財物者皆斬

按凡盜內府財物必須在庫中盜者方是若進納財物雖入玉城猶未進庫止依常人盜物若盜皇城內各內官家財物止依凡盜論不得緊擬

盜園陵樹木

盜園陵樹木杖一百徒三年盜他人墳塋內者杖八十

陸氏管見以為未駝載間猶未成盜瑣言但盜即坐參詳瑣言為是蓋陵塋皆風氣所聚盜樹木即損風氣故計贓重者視他盜罪有加特惡之也豈復論其駝載否乎然但盜即坐亦欠允

明遂有謂凡帶盜取器具者即是又似太刻但以砍伐論方妥已砍伐者坐未砍伐者免坐可也

計贓重於本罪各加盜罪一等

仝任管見謂計贓者計入已之贓非若竊盜併贓分首從玩律意蓋計筭所盜之贓價直若干耳價直若重於本罪則視盜罪加一等非計入已之贓也管見稍混○按諸說皆謂加盜罪一等不得加入於死各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非也蓋盜

園陵樹木情較官物為重故但盜即徒三年盜塋樹木情較竊盜為重故但盜即杖八十計贓重則加盜罪一等是以監守常人之盜必坐之於本等罪絞不然則盜之輕者併贓而罪重盜之重者反計贓而罪輕矣有是理哉此條免刺字盜在外也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

陸氏管見謂兩人同監守甲盜乙挾分贓甲依本律乙依詐取所監守之物律若乙受甲非倉庫中物買免則依受財故縱律贓雖多甲可引

例乙不同例若非監守之人挾分者但有職役及巡風應捕皆依枉法餘人依知盜後分贓問囚則例及讀法皆謂監守之人分贓仍問以監守自盜瑣言知盜後分贓及故買條亦云若監守常人知情分受監守常人盜贓及故買者仍以盜官錢糧科斷詳律義監守自盜必直盜倉庫中錢糧乃坐若詐取所監守之物亦必詐為某項公用或詐為領案以取所監守之物纔是此二項不滿貫者並刺字如被盜出外而挾分者止謂分贓不謂監守盜亦不得謂詐取所監守之物一槩刺字似屬未妥前說並誤竊謂此當論其曾否離倉庫衙門如甲乙同監守甲纔盜出未離倉庫衙門而乙挾分則同擬監守自盜律若已離盜所而後知情挾分不論所與官物或私物俱依受財故縱同罪律乃為得體若其非監守之人挾分者陸氏所引已為得當矣○按此條昌為不言得財蓋倉庫錢糧守掌在已有專制之義本無不得故也若所盜器物錢帛之類未將行或珠玉寶貨之類未入手即為同事之人所覺舉者則以擅開官封論罪難

從不應事重之律盖監守盜財一貫以下本杖八十故也律於竊盜有再犯刺左臂膊之文其監守常人盜搶奪皆不言再犯則犯者不刺若有自首不實不盡其罪仍至死者雖減一等科之並免刺字

倉庫錢糧邊方并兩京漕運京通六倉及腹裏盜銀糧錢帛等物數滿發邊衛永遠充軍邊海漕運人共以監守盜腹裏庫銀一百五十兩各分五

十兩入已則三人俱併一百五十兩贓論以雜犯准徒之罪仍各計其入已贓五十兩照例擬軍如內有止分四十九兩九錢亦非數滿止照常律雜犯死罪准徒發落不得引例充軍若查盤者不論經手幾人未見侵盜實跡不查入已的數或指廒指庫括總積算逼認侵盜堅擬永戍殊非律例初意

常人盜倉庫錢糧

常人盜倉庫錢糧得財不分首從併贓論罪

陸氏管見謂此須自倉庫中盜出者方坐若從

他處不知其為官物而盜者自依竊盜法官物畜產亦同丘任管見謂盜運船糧及偷礦與採偷珠池及軍人盜海子養魚並依此條若內外倉場等處糧草包攬詎騙大同等處應禁林木砍伐販賣與知常人盜後分贓故買者皆問常人盜罪然詳律理後說殊誤如解人起解錢糧官物畜產或領在家或行在途有人明知係官物及海子魚有人看守而竊盜者問擬常人盜官律猶可若不知為官物及無人看守之物止依竊盜律或盜無人看守物之律為當且如鄰城外軍民越入墻垣偷魚割草竊取磚石等項及大同等邊山林木雖均屬有禁之物緣無看守人役即如礦砂之類今礦砂已有例比盜無人看守律而前項事犯與礦砂類者乃以盜官物論可乎至於包攬錢糧原係和同取與自有攬納本律如起解錢糧攬納雖騙不完亦不過詎賺或局騙耳亦難以墜擬常人盜知盜後贓故買者引知強竊盜贓而故買律科斷但摘去強竊二字

強盜

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

按強盜行刦但得事主之財者皆斬初不論其分贓與不分贓此律意也今問官往往於其得財而不分贓者擬以行不得財之罪或引窩主行而不分贓之律夫律於強盜不得財者之罪而謂之曰皆其得財者更不以贓斷深惡之也今以不分贓為不得財則窩主共謀而行不分贓者亦罷之以不得財之典可也何為以斬坐之若遠引窩主杖一百之律則其共謀不行又不分贓者亦將坐以窩主杖一百之罪不幾於無辨弋是使大盜得有佚罰矣凡強盜首作竊盜其贓既盡難作不實至死減等科斷蓋強盜及盜官錢糧受財枉法律皆以贓入罪若贓盡而首不實者以不實罪之必引強盜不得財之律彼實得財第首免耳可遂謂不得財乎夫強竊常人盜在律有不得財之文猶可言也至於監守自盜搶奪受贓求索嚇詐科斂之類脫贓首盡而情不實將何以罪之弋以贓為罪贓盡則罪盡不得財之文何以坐之不實則均參差其法又非宜但隨其重輕而論以不應為當強盜自首不實止擬不應似大輕或坐以不實而摘去不得財三字止擬流三千里科斷竊盜同此監守已行者杖一百自盜至科斂等項則止擬不應常人盜律原無

已行二字亦止擬不應雖於不實之法覺彼此參差而以有無已行字樣為分別亦不為無據似可從附錄備考

竊盜

論不應不坐至死減等意以為強盜本不計贓或又以強盜自首實而贓不盡者止難坐不盡故也誠若此言則如有人犯強竊盜並得財二百一十貫其首有不盡各九十貫今在竊盜則仍以徒論在強盜則得從輕典是於竊盜豈不反獨重也不然則名例以不盡之罪罪之亦謂於凡罪止之外者皆不坐邪凡強盜行又不分贓者坐不應事重若造意仍比窩主律科斷

竊盜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

瑣言讀法仜任管見皆謂拒捕即斬不論得財與否或曰律意單指得財者若不得財事主知覺即奔走何為拒捕然圖一逞以洩其忿悁者有之俾一勝以仍取其財物者有之難謂必得財而後拒捕也若曰竊盜拒捕始坐當乎強情強必得財乃坐則竊之拒捕不得財者難坐不知強盜勢兇人衆事主不敢捕雖得財而傷人者鮮今拒捕者非已受殺傷必殺傷事主而後已此之為禁何得不嚴故竊之拒捕即以當強

之得財豈以不得財而遂減死罪或又謂強盜
捉拷事主竟於拒捕未得財止合流罪豈拒捕
未得財反擬死也不知捉拷事主未有絲毫無
所得者即剥去衣服皆是得財難免於死此亦
可謂過計矣瓚言等說為是（其傷人自首者但免盜罪仍依鬬毆傷人法）

因盜而姦者罪亦如之

瓚言讀法丘任管見皆謂因盜而姦不問成姦
與否祭酌事理固當是姦訖乃坐蓋強姦未成
罪不至死矧因盜而姦多係睹便生心非立意

強姦之比而未成者反坐以死豈其然哉或曰
欵姦即為拒捕何必成姦不知律原以拒捕與
姦分作二事姦者必誅自是惡其婬盜並濟而
非罪其拒捕也其所欲姦必非能捕之人何謂
之拒乎前說皆誤或謂姦未成而贓重仍以竊
盜論贓少及未得財依強姦未成流罪內有贓
者仍盡本法剥字此亦妥當可從（然亦當有分別如盜見女婦睡卧而欲姦之覺而逃則非強矣覺而不逃仍倚力求合未遂者乃謂之強姦未成）

丘任管見曰竊盜衣服被傍人捉住用棍打傷
傍人止問凡鬬然傍人雖比應捕不同而令有

常人捕盜賞格何可以凡鬬斷之依罪人拒捕論庶為得當（倘未得財止依凡鬬）○按竊盜數節頗多諸說之論有謂拒捕殺傷人係讐言其人乘勢殺之或傷殘之者不知臨時二字貫拒捕及殺傷人一句如先立意殺傷人豈亦先立意拒捕耶況黑夜入室圖人傷未及已必殺之以為快律何兼言傷人即殺人亦自有謀殺本律何用贅也又謂因盜而姦乃預知其女婦立意求姦者不為竊而為強竊則潛形隱迹知立意求姦必不為竊則不敢立意求姦若不畏顯露則畏顯露何不為強唯恐人知驟而姦人之婦彼豈肯安然從之不從未有不顯露者畏其顯露則不敢立意求姦若不畏顯露則不為強竊盜智慮曾是之不能及乎若持兇器以挾之使不敢出聲又自有強姦本律何用贅也蓋此節原指竊盜特惡其終之近強而附於強盜之下拒捕殺傷及姦情皆出臨時律意章明惡用穿鑿然種種之說亦非無因但見下文有不知拒捕殺傷人及姦情之句以為舉不知者則必有知者有知者則似有預謀者然詳律意止謂共盜之人或先事輒返或在外把風初不知同伴有拒捕或殺傷人及行姦事耳何必過為推求

以亂本旨

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拒捕者依罪人拒捕律按此節重在棄財二字棄財則已有悔懼之心無復負固之念即拒捕不過因追逐求脫身耳情自可恕若不棄財者自不可同年語或謂護財不肯棄舍因以拒捕者亦難擬斬不知財與棄財二端棄財既以罪人拒捕論護財又不擬斬是其擬斬者必不得財之人而後可而盜之得財反視不得財者為便益也有是理乎

刦囚

竊而未得囚者減二等傷人絞殺人斬

讀法以竊囚拒捕依刦囚律棄囚逃走拒捕依罪人拒捕律查本律竊囚因而傷人方絞殺者方斬其拒捕而未曾殺傷人者豈可以刦囚律緊斬耶竊囚條原無拒捕之文與竊盜有臨時拒捕皆斬之文者不同難以並論其未傷殺人者止依罪人拒捕律為當○按本條造意竊囚原無殺傷之情臨時因典守者追捕而拒鬬殺傷人則事非初謀當以臨時主意倡先拒鬬殺

傷人者為首不得遂以造意者為首竊囚雖有罪與常人同不在得相容隱之限

率領家人隨從打奪者止坐尊長家人亦曾傷人以凡人首從論

按率領家人係同居及有服親屬隨從打奪者雖至聚衆十人止坐尊長一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絞殺人斬若家人亦曾助打傷人者仍以凡人打奪傷人首從論減尊長一等此曷為不言殺人舉輕足以見義矣下手致命亦絞若率領家人打奪又聚他衆不曾傷人者其為從之罪在衆以凡人論在家人則以免科論凡打奪殺傷人不滿衆及非中途者止依威力制縛人論若為首之人但主使人下手而致死傷者依威力主使人歐打首從論若糾犯自歐者依歐追攝及拒捕律餘為從論

白晝搶奪

白晝搶奪人財物杖一百徒三年

瑣言云人少而無兵器者搶奪也人多而有兵器者強刦也又云暮夜無携財外行者故無搶奪之事設有犯者昏夜對面不相識認是亦潛

形隱貌之意也止以竊盜科之夫以兇器之有無為強盜搶奪之別自是至以人多人少為言殊屬未安如一人或二人執有弓矢邀刦道路者自當依強盜問擬豈得以人少謂之搶奪若雖衆人混搶止論搶奪觀例有不分人數多寡之文自見亦豈得以人多盡謂強盜其以昏夜不相識認為竊盜者尤為無據白晝混搶亦多彼此不相識認者亦將謂之竊盜乎昏夜自無不相識認為竊於搶奪但以義有害故須辨明蓋搶奪者見人有財物可搶可奪却於人煙輳集處聚衆混搶使人難以執認或於僻靜雜亂處突然奪取跑走如此之類方謂之搶奪惟白晝能見人之可搶可奪而後為之原不執縛其人而後奪取之也故與強盜持仗行兇捉住失主逼取財物者不同亦與竊盜潛形隱面乘人不見而私取財物者各異此律所以另立搶奪之條而加以白晝二字自有深意存焉瑣言解誤

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

按加竊盜罪者亦如竊盜併贓論罪或謂各計入已之贓如然則其首從入已之贓設有不等

乃各自為罪何以云為從各減一等是搶奪較之竊盜反輕又何以云計贓重者加竊盜二等

弍

傷人者斬

丘任管見云昔有搶馬草打傷人問斬不允改擬徒蓋搶奪傷人當有分別必其素不相識乘隙強奪勢近於強方可坐斬若素不相識或雖相識因事同聚借物不與偶有忿激奪取如前馬草之類毆打傷人不至重損邊擬斬罪不無未協駁改誠是（荒年橫奪倉厥邀搶轂船之類雖相識亦坐）

並於右小臂膊刺搶奪二字

按舊律搶奪條下附有先犯搶奪竊盜各刺字又犯搶奪及監守常人盜者重刺右臂之例今刻交去則刺字之說當求畫一如搶奪監守常人盜例無再犯之文再犯免刺可也若先犯竊盜掏摸已刺字今又犯搶奪等項難以刺左亦免重刺可也若先犯搶奪等項已刺右臂今又犯該竊盜刺右則重刺左則律實先右將何居乎亦免重刺可也凡律有兩可之疑當求一定之義如無一定之義寧從寬大一邊為得體

鬬毆或勾捕因而竊奪財物有殺傷者各從故鬬論

丘任管見謂如因毆至死是初無殺心坐絞因毆故殺是出於有意坐斬讀法謂搶奪人財物其人不敢與爭而殺傷之則從故殺傷論其人與爭而殺傷之則從鬬殺傷論參詳其意其人不敢與爭而殺傷者即所謂有意也其人與爭而殺傷者即所謂無意也二說亦互相發明然於傷之說已備而於殺之中更須分明如因其人與爭而相毆不覺中其要害死者係鬬殺雖因

其人與爭而相爭之下必欲死其人以得財物者又係故殺若雖必欲死其人而其人偶得逸脫不死過後方死者仍依鬬殺法

竊盜

竊盜但得財者併贓論罪

按得財謂已離盜所雖珠玉貨寶之類擄入手隱藏而未將行亦是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皆併贓以首從論罪或以不分贓為不得財科斷非也蓋惟窩主有行與不行故言分贓然造意者律亦不著其行不分贓之罪非因其各有強

竊盜行而得財本律不待分窩主為言歟謂行強竊得財律不問分贓與否且竊盜窩主為從其曰行而不分贓者仍為從論使其與竊盜一人俱同行而不分贓則一時二罪迥然相遠無乃待窩主大重而竊盜大輕窩主行不分贓亦徒竊盜行不答耳輕重大遠非法之平況竊盜之罪雖以贓斷然亦不繫於各人所入多寡之間何分贓者既不各於其所入異罪而不分贓者乃遂謂其與不盜同情可乎或又謂竊盜造意行不分贓仍為首論可乎觀共謀為竊盜臨時為強盜具不行之人造意不分贓並為竊盜從則此雖彼既以不得財科斷矣其餘人分贓者孰將為首也乎

盜牛馬畜產

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論

讀法謂得遺失官馬賣者亦依此律或曰遺失物條官物還官限外不送官者坐贓論似不得以常人盜官畜論罪不知不送官者原物猶在未賣也賣則明知其為官物而故鬻之有盜心

矣以盜論非過不然贓貫者與未贓貫者同罪何以別乎讀法為是

盜馬牛驢騾贓而殺者計贓重各加盜罪一等

按盜殺之贓滿貫仍加至於死蓋盜官畜產罪重於盜故宰殺自己馬牛且杖一百駝騾驢且杖八十況盜諸他人而殺之可但以常盜之罪待之哉此不言刺字因上以竊盜常人盜論之文不待言也

養馬人戶將官馬盜賣與人至三匹以上者問擬

盜官畜產罪發附近衛所充軍例

按讀律假如依隱匿孳生官畜產條內盜賣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詳觀例文問擬盜官畜產罪名而不曰盜賣罪名似當依盜馬牛條內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論之律乃擬者誤以養馬人戶即牧養之人而坐之盜賣恐非例意

盜田野穀麥

盜掘礦砂比盜無人看守物若在山洞掘獲者分為三等持仗拒捕者為一等不論人數礦數多寡及初犯再犯首從俱發邊遠充軍殺傷人為首者

斬其不曾拒捕但聚衆三十人以上礦至三十斤以上為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為首者充軍為從者各枷號三個月照罪發落若不曾拒捕又不及三十名為三等為首者初犯枷號三個月照罪發落再犯亦發邊遠充軍為從各止照罪發落凡非山洞捉獲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止擄見獲論罪不許巡捕人員逼令攀指違者參究治罪例

招擬試録假如聚衆三十人以上礦至三十斤以上為二等不分初犯再犯為首者充軍為從者各止照罪發落凡非山洞捉獲且止獲二三人擬者遂摘去山洞捉獲等字而引首從充軍之例大非例意若照此摘引則欲入人罪一等者雖不殺傷人亦可摘引為首者斬罪之例其欲出人罪者則一等亦可摘用三等之例矣豈不誤哉

親屬相盜

各居親屬相盜若有殺傷者各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

立任管見以殺傷俱作謀殺近說種種謂謀故鬬毆兼在其中詳律文自不如此蓋意在盜而臨時殺傷則盜重故以盜為律目若意在殺傷而假盜以濟之則殺傷重而盜在所勿論謀殺

祖父母條內固已備矣何用贅厥此蓋惑於下節他人縱不知情之文以為知情二字必有夙謀存焉不知律意謂他人先迈及在外不知殺傷事情者耳穿鑿之見殊不可從但當以鬬毆為主而故殺傷者間亦有之如因相拒相敵而殺傷皆以鬬論若事主逃避追逐殺傷或因事主識認殺以滅口者當以故論（）按殺傷尊長卑幼律意自完諸家之說多偏有卑幼盜尊長而殺傷尊長有尊長盜卑幼而殺傷卑幼亦有尊長盜卑幼而并殺傷其尊長者如盜堂弟而及其伯是也亦有卑幼盜尊長而并殺傷卑幼者如盜堂弟是也各依本律從重論又毆折事主一肢該杖七十徒一年半則從傷論若折肋止該杖一百則從盜論之類殺死亦然又按有服親屬法得容隱惟於人有所損傷事發在逃私越度關并私習天文不准首限者依律全科其餘相犯而告言者並依干名犯義免減律科斷如此條親屬相告若係被盜親屬自告其小功以下依名例又減凡人三等無服

之親又減一等是謂犯罪得累減係他人告發乃止依本律遞減

同居奴婢雇工人盜家長財及自相盜減凡盜一等免刺

讀法謂奴婢雇工人不言將引他人及他人同盜之罪俱蒙上文非也蓋奴婢雇工人其罪本與卑幼不同則其將引他人安得輒用卑幼之律設有犯者本身依減凡盜罪一等免刺他人仍依凡盜為從減一等刺字

恐嚇取財

期親以下自相恐嚇尊長依親屬相盜律遞減科罪

瑣言哀集皆謂尊長犯卑幼於本條加竊盜一等上減之諸說俱同或欺竟從親屬相盜律遞減置恐嚇加等於不笑非也蓋恐嚇之情重於盜之陰取故親屬相盜者尊長卑幼俱各例減此則卑幼不減而反加矣而尊長仍照彼律之減豈恐嚇在於卑幼則情重而在於尊長則情輕耶此節總冠一若字以蒙上文加等之罪若卑幼視竊盜加等尊長又同竊盜不加等律豈參差不相蒙如此耶或又疑期親犯強盜亦照

相盜財物者通臧何此獨不然乎不知彼坐強盜之罪必於強盜罪上通減則此坐恐嚇之罪亦必於恐嚇罪上通減非異其臧乃異其罪也

奚疑焉

將良民誣指為盜及寄買賊贓捉挐拷打嚇詐財物發邊衛永遠充軍例

按今有司問擬但有嚇詐者雖無捉挐拷打之情亦坐此例詳例意拷打二字總承誣指為盜寄贓買贓三項而其為情獨重使非拷打則恐嚇本律盡其罰矣何更設為不分首從永遠充軍之例乎徒欲重一人之罪任情摘引而不顧其濫也

詐欺官私取財

用計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計贓准竊盜論

按此條官私二字平分說若用計假詐其事欺瞞官府以取公家之財者謂之詐欺官取財今人犯擬作常人盜官律甚且引例永遠充軍刑名寃濫莫此為甚蓋常人盜官必自已從官庫中偷盜而出非由監守正與而得也若詐欺官取財則取與各有攙雖其假

詐之奸出於已終必由官府准給而後得如鋪行領官用物價以賤詐貴以少詐多以無詐有而官不查確被其欺蔽准行以致多冒官銀情偽雖似竊取事跡終非偷盜且在官立有文案開作正支故律止准竊盜論而不得徑謂之竊盜更引例乎若在官人但不係監守倉庫及守掌官物之後有犯詐欺官者皆當依本律不當混引常人盜以重其罪也若監守倉庫及守掌官物之人支用在官財物詐出領案以賤作貴以少作多以無作有欺瞞官司以取監守財物自有後條監臨主守詐取所監守之物者以監守自盜論正律亦不得徑謂之監守盜也

期親以下詐欺依親屬相盜律遞減科罪

按親屬相盜不言同居尊長者以財有所專無所事盜若卑幼行之則謂之擅用耳故明以各居別之至於恐嚇詐欺雖同室之人或所不免律不言各居同與各皆在其中也後節冒認等項若係親屬亦論服制遞減

冒認誆賺局騙拐帶財物亦計贓准竊盜論

瑣言誆贓謂先為誆名以取其財雖與者知其
哄已取而不還陸氏管見謂指稱衙門打點實
不過付官吏而自用之類讀法謂如詐言與某
官相識為人過送而自取之類丘任管見謂說
為誆言取人之財而不肯還如詐稱與某官交
而終不同耳如賣物以惡詐為美以假詐為真
欺其人不識而取其價又如銀匠為人傾銷詐
偽不足色者欺其人以赸餘利又如知人本無
罪或聞官司欲出人之罪或料某官將陞而詐
稱用財打點欺其人不知以取財自用後其事
果如其言均是詐欺如指稱打點以圖倖中後
其事不如其言又如買人物誆說就送物價而
賒後延捱不還又如與賣田產誆人價銀而後
無田產以與之皆是誆贓大抵詐欺之情更詭
秘誆贓之態稍顯著
○瑣言謂局騙設為騙局巧立名色以取之使
人入於圈套中不得不與財之意陸氏管見謂
如數人假言買物而取其物或假言賣物而取
其銀之類丘任管見謂詐為委曲之說以取其

財躍然去而不顧如攬納户設為局段巧立名色以取納户財物之類各說雖不同而情亦相類但讀律者多混於詐騙難分遂槩擬詐騙為一條用之殊非律意蓋裝成圈套局限使人自入其中以取其財如人以假銀包撇空處待人拾去而勒分以取其財隨即遁去又如做造假物貨賣與人被其識出換取而不認其物及如買物取其物而遁賣物取其價而遁或取物取價騙賴不認皆是局騙依此類推餘可知矣

罟人罟賣人

設方罟而誘取良人及罟賣良人為奴婢因而傷人者絞殺人者斬

瑣言讀法謂傷人殺人是罟取罟賣而毆在傍之人及被罟之父母詳律意兩說俱是蓋被罟者不從而至於殺傷固事之常父兄親戚知而追逐被其殺傷者亦容有之皆當以鬬殺傷論而以下手傷重者為首或曰鬬毆自有本律即親人追取不還而又毆之又當依搶奪傷人論此何必重出不知本意止是罟賣傷殺起於臨時罟賣之

未遂不過只是畧賣中之事情耳附見於此條自當情理不必以是而疑殺傷者之止於被畧人也然謂毆及旁人則委屬迂闊

畧賣子孫等項為奴婢者杖八十弟妹姪姪孫外孫已妾子孫婦杖八十徒二年同堂弟妹姪姪孫杖九十徒二年半

丘任管見謂若賣子孫與異姓為嗣者依立嫡子違法律賣妻妾與人為妻妾者依賣休律賣大功以下親卑幼為人妻妾子孫者俱問不應從重瑣言則謂此等自是過房嫁娶常事當免其罪然詳事理如子孫已妾子孫婦妾賣者迫於貧窮且又非為奴婢罪委可貸賣妻若貧不得已及弟妹姪孫外孫堂弟妹姪姪孫係無的親之人為已撫養各又非畧賣者俱止擬不應反是者擬不應事重為妥

按諸說皆言大功以下親為專指卑幼不知律不言卑幼而言親者尊長卑幼皆在其中也賣尊長之情雖逆於卑幼如弟畧賣有夫之婦姪畧賣其父之同祖弟者尤為可惡然罪不過如

此已耳

和賣者減一等未賣者又減一等

按上節未賣者總罪和罨而言或曰兩未賣者言此節未賣者總承和罨而言或曰兩未賣者皆專主和賣意以為上未賣者是凡人和賣而與被誘之人並減一等故云各減一等下未賣者係親屬和賣被賣單幼不坐故不言各非也蓋罨誘而自為奴婢及妻妾子孫者與罨賣與人之罪同和誘而自為奴婢及妻妾子孫者與和賣與人之罪同其和罨而未及賣者則皆從未減之例豈有和者獨減而罨者乃不減耶其罨良人而未賣者果得無罪耶若曰已賣未賣同罪則罨誘人而賣止重於和賣者一等其罨而未賣者獨可重於和而未賣者二等耶所謂各減一等不緣於被誘之人減與不坐上見之蓋由凡人和罨而賣為人奴婢或為妻妾子孫罪有不同故以各言之若和罨卑幼但賣為人奴婢故不言各耳又減一等又字承上句有減一等之文言之非謂止減和賣者之罪而已也例雖有不分已賣未賣之文律意自不如此例作不同時故今除凡罨遵例外其假

以乞養過房轉賣并冒賣畢
幼未贖者仍應依律各減等

發塚

墳墓熏狐狸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尊長各遞加
一等

疏議曰引辨疑并丘住管見皆謂遞加一等總
承燒棺燒屍兩節不知熏狐狸而燒祖父母父
母之棺止於杖一百徒三年若燒尊長之棺罪
加凡人一等則總應徒二年半小功徒三年大
功遞二千里期親流二千五百里是小功即與
父母等而大功期親又過之矣有是理乎酌情
詳律減等止應承燒屍而言各遞加云者謂遞
功期親各以次加云耳非包舉燒棺以對燒屍
而謂之各也律固有無承者單承者不可執一
論也若其燒尊長棺者止依發塚同凡人論畢

幼依律勿論

地界內死人里長地隣殘毀及棄屍水中者杖六
十徒一年

丘任管見以殘棄屬之里長地隣瑣言則謂非
里長地隣殘棄乃因其移屍別處及埋藏不固
以致殘棄之也里隣止科所因之罪故止杖六

十徒一年殘棄之人仍照前殘棄律擬流詳律

前說為是蓋此節盡言里隣原未別指若謂殘

棄別是一人則下文盜取衣服亦當別是一人

他人殘棄而里長杖六十徒一年則他人盜取

衣服而里長亦准竊盜論耶若盜衣服必出於

里隣則殘棄亦出於里隣審矣前稱殘棄問流

罪者蓋有主之屍在家或在野未塋輒加以焚

燒支解等項之慘實指怨偶讐敵而言此則不

知為何人之屍既無來歷又無親人里隣或畏

避連累或厭惡克穢而殘棄之耳情殊懸絕何

可同罪則此之罪止一年徒不足疑也（瓚註：文意盡於言致有殘棄云耳不知以致一字○按之文若謂致有殘棄者杖一百一句不連下也）

盜人墳塋上器物磚石者則引無人看守律殘

屍係已殯已塋者自依開棺見屍律殘毀已處

決訖屍則依斷罪不當律若有卑幼從尊長

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自依喪塋本律於

他人及尊長墳塚熏狐狸者並以不應事重律

各論罪如妻妾毀棄夫屍律無正條難以擅議

依緦麻以上尊長比附上

請

盜賊窩主

知強竊盜而故買計所買物坐贓論知而寄藏減一等各罪止杖一百

按監守常人盜并搶奪掏摸之贓有故買及受寄者皆依此律蓋盜竊強強竊盜贓之寄買並止於杖一百其餘公私之取並准諸此不亦可乎若知其為贓捉制贓買業已出價難作盜後分贓亦依故買論若寄藏而捐留私費者原係受寄難作常人盜止依不應事重追贓還官或給主

勾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強盜二名竊盜五名以上坐家分贓者俱問發邊衛充軍若有造意共謀故例

按強盜窩主重在造意共謀故例云若有造意共謀之情依律從重科斷蓋造意則為首禍之人共謀則為同夥之盜無論行不行但分贓者即斬若窩藏者止勾引而未造意止坐家而未共歐跡似而實非名殊而罪異故推鞫窩盜分贓人犯必審有造意共謀實情方以窩主律論若止是勾引容留往來住宿無造意共謀情

狀者但當以窩藏例發遣斬戍異辟生死殊銓可不慎歟乃今之勘問者多據投往分贓之跡不究造意共謀之情緊用窩主之律而不復知有窩藏之例者種種是也甚則全未審確又文致造意共謀情節以協律快意筆頭希免駁案而入人於死辟噫刑之濫也久矣

共謀為盜

臨時不行而行者為竊盜共謀者分贓造意者為竊盜看餘人並為從不分贓造意為從餘笞五十瑣言以造意餘人專指不行之人言辨疑及仁任管見並謂餘人兼行與不行者詳律瑣言是蓋去而上盜者自是盜得財即是不分贓者亦坐與否惟不去者乃以分贓不分贓辨耳若以餘人兼行者言則前之分贓並為從尚可兼用而後之不分贓並笞五十豈行者亦止於笞五十耶且竊盜餘人有行者則下文強盜亦有行者竊之同行不得贓者曾不得謂之竊盜從則強之同行不分贓者僅為竊盜從而止矣有是理哉

公取竊取皆為盜

九盜公取竊取皆為盜搶奪之類讀法謂是欺人瑣言以公取為強盜不在而公然取之者詳律文瑣言解是蓋人不在而取則主在不敢取此正竊盜掏摸之事若主在徑取公然無忌非強盜搶奪而何哉大抵竊猶畏他人之所知而公則欺事主之不敵也律彌公取若擅食擅去擅取皆似是而非者將

謀殺人

謀殺人造意斬從而加功絞因而得財同強盜不分首從皆斬

按殺謂之謀或禍起爭財或釁釁肇釁怨其計詭其踪欵秘故必潛設機穽賺誘滅跡然後謂之造意必行而下手助力然後謂之加功必行而分有真贓然後謂之得財若其忿發一朝片言相糾公然行兇可以言故而不可以謀殺科在場瞭望喝采助勢可以言從而不可以加功科不加功又不分贓或分贓而不行可以言同謀而不可以強盜科況加功本律無皆各之文又何可槩坐今問刑者論造意不必其行與分贓加功不必其助毆論同強盜不必其詭謀論

至有圖一命而數人論死殺人而全家抵償者矣文法慘刻莫此為甚豈設律本意乃爾哉（因而）得財與圖財者雖殺人不過以成其得財自依強盜律此則意在殺人不在得財臨時自已或同行偶見財物衆勢劫之耳若亦未同衆劫財分贓止依謀殺不加功者科罪（明刑錄云加功者布置之謂但從而布置殺人之事即是加功如互相遮阻或共相推逼皆是原不專指下手致命者觀鬬毆等條皆稱下手不曰加功此條獨曰加功不曰下手則不專指下手明矣然以布置訓功頗屬無據夫功者用力有成之謂也加功豈惟下手必其下手傷重者猶夫所謂助之底績云耳若遮阻推逼並論加功豈其義哉或疑謀殺一人一斬一絞固足相抵若十數人謀殺六七人而下手致命者止得三三克徒餘何抵之不知謀殺六七人雖至少亦必得六七人加功而後可何患無抵而為此不必然之慮也人勢稍多踪跡必著況謀殺毆殺死人則均彼自亦不得謂之謀於下手而第未傷重者罪猶不至於死此乃不待下手而坐之死輕重懸殊不應至此雖謀情叵測當其首矣其次之論絞

者猶欲深刻於同謀共毆之論絞者耶謀殺重
承之曰加功謀毆重傷重故
之曰下手各自攸宜非有他意

謀殺祖父母父母

奴婢雇工人謀殺家長及家長期親外祖父母總
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

瑣言讀法與丘任管見俱謂奴婢因事趕逐或
已從良皆同凡論詳理未是蓋義絕則係凡人
義未絕仍屬奴婢但以得價不得價論耳如得
價而賣之即罵毆謀三者皆以凡人論若未得
價或趕逐或以禮令其從良則身固未贖義自
難逃萬一家長仍令復入豈得而拒之即拒之
而鳴於官司焉得不從家長之意斷遣扎則其
當以子孫論也何疑若贖身從良○丘任管見
又謂雇工人謀殺舊家長仍與奴婢同罪尤非
也家長但得用雇工人之力而不得有雇工人
之身傭有未滿分相繫屬一滿即同凡人矣

殺妃姦夫

妻妾與人姦通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妃
勿論

按此條姦所親獲登時殺妃律義專為妻妾私

與外人姦往本夫素不知情者律得勿論所以
振義氣而懲淫風也若平日縱容或抑勒妻妾
與人通姦則原不以姦為辱何得忿其姦而殺
之往閱招有將妻立約與人包姦偶因求索不
得遂捏姦夫於姦所殺之依律自當以謀故殺
抵死而問官每因因姦獲殺之條出入無定良
亦未明律義耳

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斬姦夫
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
按此條亦是妻妾私與人姦通非本夫知而縱
容通姦者惟本夫不知則知必不容惟不容則
妻妾姦夫俱不便姦故有謀殺之事處之極典
宜也若縱容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則姦往原無
禁忌即或求索語言相犯偶有禁忌致生變故
原非以姦為辱者此姦夫止當依謀殺人律科
罪姦婦同謀止當依謀殺夫本律科罪若姦婦
不知情止依通姦本律坐罪方協律義本夫雖
知姦而不能禁無縱容情者
難以別議止依本律

殺一家三人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等凌遲處死

按此律重在一家併非死罪數字若雖殺三人
但內有一人該死或不係一家皆不當用此律
然殺一家三人及支解人不但謂謀殺故殺雖
如放火行盜而殺之皆是若併殺其同居奴婢
雇工人亦准三人之數或謂奴婢難同良人科
斷然則凡殺他人奴婢者不抵死乎若本同謀
殺害人臨時不行而行者卻殺三人其不行之
人造意者止依謀殺人律斬若為餘人則減行
而不加功者一等而以臨時主意殺三人者為
首論凡謀殺人為從者以加功不加功定罪或

以殺一家三人雖非已行刦但從而加功不力
功俱斬何所據或又謂先殺死人而後焚刦
亦為支解非也生人支解方坐凌遲殺後支解
是為殘毀死屍犯者但當以謀故鬬毆殺人本
律從重科斷

鬬毆及故殺人

鬬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同謀共毆
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
按鬬殺與故殺各有分別鬬殺出於一人之手
而原無欲殺之心故殺雖臨時有殺之心而

原非先造之謀然皆自彼此二人毆死者言之故皆不著為從之罪若同謀共毆則就衆人言有同謀而不共毆者有共毆而不同謀者有始既同謀終又共毆者要皆以下手毆傷致命之處為重而坐以絞罪其原謀坐流者以禍端所由起也然其所謀者毆人之事初無意於殺人不意毆時殺之是毆為重而謀為輕故毆者絞而謀者流若共與謀之人雖為從而同毆傷輕或不曾助力者皆為餘人不深罪之也或疑金刃死人是有害人之意即為故殺此蓋唐律雖因鬬而用兵刃殺人與故殺同今律既稱不手足之金刃則無心殺之者雖金刃止為鬬毆有心殺之者雖手足亦為故殺也唐律云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鬬毆論

同謀共毆之人執持鎗刀等項克器亦有致命傷痕發遣衛充軍例

管見以持克器有致命傷二意必相兼然後引用瑣言謂不必相兼詳例文前說為是如甲乙共毆甲以傷尤重而抵命矣乙持克器亦有致命傷倘無甲則乙亦應抵之人而僅止於杖可

乎故特發此例以遣之若單引執持兇器則執
以揚威助勢者亦可遣耶若單引致命傷痕則
亦有二字將何所屬例文明謂此持兇器者亦
有致命傷云耳蓋一意也析之為二意已非況
屏去人服食
以他物置人耳鼻孔竅若故屏服用飲食之物至
死者絞
按同謀毆人致死餘人各杖一百此不言為從
者雖同謀亦止以不應事重為罪若依名例減
等則又重於謀毆致死為從者矣其下手而致
死傷者乃減造意一等

故用蛇蝎毒蟲咬傷人以鬬毆傷論
按親屬犯者自依尊長卑幼鬬毆本律科斷若
上文他物置孔竅及屏去服食親屬當無此理
萬一有之卑幼及緦功尊長止依常人論期親
尊長於卑幼傷者勿論至廢篤疾者擬不應事
重至死者比附鬬毆殺
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
因戲殺傷人及誤殺者各以鬬殺傷論謀殺故殺

人而誤殺者以故殺論
　　丘任管見謂戲誤殺傷人以故鬬論者如係尊
長卑幼各依本律讀法謂若謀殺卑幼誤至尊
長謀殺尊長誤至卑幼或誤至平人俱以尊長
論制使等項亦然詳其情理俱未盡妥但當以
名例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凡人論本應
輕者聽從本法二句兼用方盡律義如毆弟姪
而誤毆殺叔兄則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以凡
論與誤殺傍人者一體擬絞蓋原無殺叔兄之
心不意誤中（體）（日當不幸至此其情可矜不妨以凡論罪若毆兄伯而誤殺弟姪則本應輕者聽從弟姪本法至於謀殺卑幼誤殺尊長則當依讀法俱以尊長論擬讀法前說推此可依蓋克狠自干大逆雖重非刻若謀殺叔兄等期親尊長而誤殺弟姪依謀殺期親尊長已行律斬若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而誤殺弟姪亦不論傷殺俱以謀殺已行律流二千里若係誤殺大功以下卑幼則聽從故殺卑幼本法重者論罪若誤殺祖父雖係因鬬亦盡本法難同叔兄論若謀殺人而造意者未誤係加功者誤殺傍人則當以加功者從鬬殺論造

意者依謀而已行未曾傷人者杖一百徒三年
或曰造意原謀固不在所殺之人而加功下手
之時亦不知所殺不係所謀誤則均誤豈可反
遺造意不知加功者自誤造意者未嘗誤也譬
如甲之謀在於丙乙之誤在於丁而謂丁之死
由於甲乙兩誤可乎若謂下手時不知所殺非
所謀彼鬬而誤者下手時豈嘗知所殺非所鬬
乎何彼則竟絞而此乃欲末減也其難通甚矣

過失殺傷人依律收贖給付其家

按此律非為鬬毆而設但恤殺傷者之無辜故收贖給付死者為醫藥之資上文誤傷誤傷不言追給醫藥蓋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是不給價給也或以二人過失殺一人須分首從俱收贖非也蓋同謀毆人致命者絞餘人止杖一百況過失乎當以為首准罪收贖餘人但依不應事重科斷

夫毆死有罪妻妾

妻妾毆罵夫祖父母父母夫擅殺者杖一百夫毆罵妻妾自盡歿勿論

仁任管見以罵夫祖父母父母無見在已亡而言其毆罵妻妾自盡亦因毆罵父祖而然方許

勿論詳律意非也毆罵並舉已死者可罵亦可
毆乎罵夫祖父母父母並須親告乃坐其人已
死復誰親告乎使其夫無故毆死妻妾動以執
殺有罪為辭其不可餘諸乎使妻妾自盡必有
罪而後勿論則凡他事之犯夫而毆罵自死者
又曷不因著其罪並不可從（毆妻妾折傷以上雖自盡仍坐毆罪）
亏失傷人

故向城市居住放彈射箭投擲磚石傷人者減凡
鬬傷一等

管見以親屬相傷依各條親屬過失殺傷論令
詳此條亏箭傷人原與過失不同故犯者止宜
毆罪一等若親屬依過失條則尊長犯卑幼本
應輕者聽從本法故是而卑幼之犯尊長其罪
反輕於常人者可乎故犯時不知則卑幼雖殺
傷尊長止依凡人論尊長殺傷卑幼聽各減本
法殺傷罪一等為妥（此條傷人雖至篤疾難同
惟坐以流刑而已
故也餘條准此
斷付家產之限蓋致死亦

庸醫殺人

故違本方詐療疾病取財准竊盜論致死及用藥

殺人者斬

瑣言讀法以詐療疾病為反重其病而後醫治圖取厚謝丘任管見謂本不能醫治而詐療之意即指庸醫耳詳律文前說為是蓋故與誤反詐與庸反使誠為庸醫則豈知故違本方哉管見又以因事殺人謂是毒藥亦非也蓋用藥殺人是用不當用之藥也如水瀉而故用巴豆以甚之傷寒而故用藿香以涼之火動而故用參朮以補之皆可殺人者若毒藥殺人自有本律不必贅矣

威逼人致死

因事威逼人致死杖一百追埋葬銀一十兩

按威逼之律雖止杖一百而追埋葬銀兩已包三年之徒工矣律於人命原不輕宥之也然必有威可畏勢果無可奈何或逼迫私債侵奪田產從而拘繫窘辱加以拷打恐嚇致其懼怕自盡方可擬坐故凡威逼二命及有致命重傷者雖有自盡實跡並引例充軍以其威逼情狀可惡也至其人本不肯就死地而威力之人或驅抱上繩或推擁溺水則又故殺非威逼矣若雖因事原無威勢逼迫止因貧病無聊向人門首

自縊及井中投溺致死或無籍之人欺侮良善羅惹事端故將老病垂死者摒命圖賴則於此何預而可輕擬抵若官吏公使人等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輕其生耳又何罪焉故律文曰非因公務則凡因公務而逼死者其無罪可知矣惟非因公務而或因私已之事如需索嚇詐未得財等項以威逼致死者方與凡人同論杖罪並追埋葬今問刑者有因富家大族或挾私忿或避嫌疑凡自盡人命必搜求屍傷羅織毆情雖原告証佐稱無交手猶疑私和賄囑嚴加拷訊重則擬償輕至引戍有良心者必不忍為

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

按因姦威逼如強姦而致本婦之自盡和姦而因有阻礙用強將姦婦親屬與本夫逼令自盡或妻妾及女與人通姦及恃強挾詐其父母與夫誣以縱容抑勒因而羞愧自盡者皆是也若和姦之婦因穢跡彰聞而自愧自死則威非所逼論也止當以犯姦律科斷縱容之夫因事勢窮

迫而無恥身死則姦非所論也止當以威逼律科斷問刑者必審有挾制君辱情狀其死者無論本婦本夫父母親屬姦夫亦以威逼擬斬若和同縱容而本婦本夫媿迫自盡或父母夫自逼死其妻女或姦夫以別事致死其夫而與姦盜之威逼如強盜已行或揚刃張威致事主驚懼自盡或趕逐無路致事主投於水火竊盜因被追逐輒聲言將致害以致事主慌忙跌損之類皆是或謂強不問得財與否竊惟得財乃坐非也威逼則姦不論已成未成盜不問得財與否此定論也若曰竊盜未得財猶未成盜事主追逐拒捕者止依罪人拒捕是矣使事主識其姓名懼事敗露逼令投水或步急跌死坑塹亦將謂之盜未成乎即依罪人拒捕之條殺人者斬而在官司方為罪人因拒捕亦非手殺孰若威逼本律為妥況威逼所包者廣果止於拒捕一事而已耶（如竊盜逼人致死共盜之人不知情止依竊盜論若同逼人仍依名例首從法）

尊長為人殺私和

受財者計贓准竊盜論

按律稱被殺必自謀故殺鬬毆殺戲誤殺威力殺真被人殺死者言也若威逼及過失殺人則殺人之人其罪且得收贖止杖一百而被殺之家反科重罪豈其平哉又過失殺稱收贖威逼稱追埋葬並給付死者之家則雖有受財亦所當給但不應私相授受或多取之耳未可並准竊盜論以徒罪凡受親屬財者貫入常人私和人命杖六十

拨常人私和受財或云以枉法論及查條例訛屍親隣証等項不係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財各依本等律條科斷不在枉法之例則知常人受財不當科枉法明矣故律疏專主受財不枉法言釋義亦云當隨其所受之情而以詐欺誑騙論竊謂當酌其情之輕重科之若此原無詐取之意而彼懼怕纏累因買和而取財者當依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若先有詐取之情捏寫狀詞要行告害而取財者依恐嚇律科斷

同行知有謀害

凡知同伴欵謀害他人不阻當救護被害後不首告者杖一百

丘任管見以同伴無同居不救護為不救護歐打之人詳律文此說非是蓋同居律得容隱豈得與同伴者一體問罪此條專指謀害非指歐打不救護者謀已行而不救被害人耳不然以他物歐人成傷者僅止笞四十而不救護歐者反至杖一百耶

鬬歐

兇徒聚衆執持兇器傷人及圖繞房屋搶檢家財棄毀物器搖辱婦女除真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不分首從發邊衛永遠充軍 例

按今有司問斷但聚衆或圖繞房屋即摘引此例非是蓋必搶家財毀器物姦婦女三者有一實跡方可引擬若但圖繞已耳則其圖繞而未進房屋者亦將不分首從盡遣之乎恐無是理也

保辜

保辜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須因傷死者以鬬歐殺論在辜限外及雖在限內傷已平復文案明白

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

按保辜限內須因傷人皆須因毆乃是若丁才人及傷各依辜限然傷人因風致死之類以鬬毆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因頭瘡得風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人科罪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小註謂丁人頭傷不因頭瘡得風別因他病而死者是為他故各依本毆傷律科罪此見必因毆打之傷致死者方論抵若打人頭傷檢驗時雖頭瘡具在乃其得風死不因傷而因病即不得謂之因傷死者非檢屍全無傷痕而後謂之不因傷死也今問刑者漫不加察但告人命檢有青紅色痕在於原定屍格致命之處便作因傷致命不知青紅痕可致命否若有頭瘡雖是真傷亦不審果因頭瘡得風致命否夫人之一身平日跌觸墊磕皆有青紅傷痕而傭工之人受傷尤易乃不察致死根因惟以檢有傷痕擬為毆死即相毆一二拳掌或經兩三月猶鞫為限外人命殊可哀也

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各減二等

丘任管見謂以刃傷人雖限內平復不減查律文止墮胎子死者不減並無刃傷不減之文前解誤矣

毆制使及本管長官

流外官及軍民吏卒毆非本管三品以上官折傷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按毆非本管官律無至篤疾及死之文或謂會上文篤疾亦絞死亦斬非也蓋毆本屬與非本管官其情理本自不同故論罪當有差等若以流外官毆傷非本管三品以上官為會上斬絞則後條流內官毆傷非本管三品以上官止云各加凡鬬傷二等亦不言其篤疾及死謂將會此而亦斬絞可乎（篤疾及死自依凡論）

威力制縛人

威力制縛人拷打監禁致死者絞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傷者並以主使為首下手為從論

按威者有威勢之謂力者有力量之謂制縛人者形容其威力所加能致人進退屈伸不得自由而非但鎖繫之已也其端蓋甚多而拷打監禁特其一耳威力主使人者謂如長官主使部

下尊長主使卑幼家長主使奴婢雇工人之類此乃威力能使人而人不敢不聽其使者也若同行同辈人商同毆人原無威力可使人者俱作同謀共毆人論其同謀共毆人以下手傷重為首元謀減一等者以行兇在下手而元謀者本無殺人之心也若威力主使毆致死傷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減一等者以逞兇在主使而下手者本無毆人之意也二者迹相似而實不同

良賤相毆

奴婢毆良人加凡人一等相侵財物不用此律

校相侵財物如盜竊強奪詐欺冒認誑騙拐賣恐嚇求索之類因而有所殺傷不用此律蓋奴婢因良人侵已財物而毆傷之不在加等至死者但絞良人因侵奴婢而毆傷之不在減等故殺者亦斬或謂此言奴婢侵良人良人侵奴婢因而有毆傷乃不用此加減之律耳非也良人不減耶奴婢毆良人本得加等況因侵良人財物而毆之反不加耶必不然矣

妻妾毆夫

妻毆夫願離者聽篤疾絞死者斬故殺緩遲妾毆
夫及妻各加一等
瑣言謂本條不言過失殺傷盖在所當矜直貫
下文過失殺者各勿論丘任管見欵比子過失
殺父毋論罪詳律瑣言意是（謂直貫下文非是而意則是）盖
妻妾毆夫必夫自告乃坐但告則意在離異故
依律斷罪過失殺傷原無害夫之心必無告辭
之理若比子過失殺父問罪追贖反重累夫家
矣故律無過失殺傷夫者文自當免論（妾過失及夫）
比妻准（）按親屬相毆律皆不言親告乃坐何於
此獨言之說者以為若曰無使其遠間親焉耳
矣然則舍此皆無間者乎非也或又曰毆與罵
並須親告故毆律首於妻妾詳之餘皆可以槩
見云爾今觀罵尊長諸律皆有親告乃坐之文
何其詞之復而不殺及至親屬相毆則但載於
妻妾毆夫條下其意隱哉盖親屬相告本於法
得相容隱惟損傷於人在今律則無首理故諸
條不言親告者不待言也然則何為獨於妻妾
言之觀千名犯義律云被期親以下尊長毆傷
其身者並聽告而妻妾不與焉故於此揭言之

則妻妾訴夫亦義之所許也然妻妾毆夫亦云自告乃坐者此則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之意與

毆大功以下尊長

甲幼毆本宗外姻緦麻以上各加等折傷以上通加凡鬬傷一等蔑疾絞死者斬尊長毆折傷以上緦麻小功大功每多加一等至死絞

瓚言謂同姓男女不論出嫁出繼止以本宗原服論丘任管見以出嫁出繼者作降服論詳律意後說為是盖律以輔經法以維禮若禮變而法不變非所聞也或以為律指名而不指服意不論服耳不知指服則如小功姑姊將指為小功乎恐礙於出嫁者將指為緦麻乎恐礙於在家及歸宗者良亦瞽矣執若指名而服自該乎如姦小功以上親決不待時令例亦以姦出嫁之從祖祖姑從祖姑俱秋後處決毆同母異父姊妹律無明文犯者依大明令小功服科斷又毆死大功以下甲幼應絞其大功毆期親尊小功及姪女出嫁者則小功緦麻亦無功親降服者

毆期親

外孫毆外祖父母各加一等

丘任管見解外祖父母引禮記母出則為繼母

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不為繼母黨服
衆子嫡母存為其黨服其餘母黨無服但親母
被出而歐之仍依歐母論讀法以嫡繼嫁出生
五母之父母俱以外祖父母論惟庶乳母不然
細玩律文直稱外祖父母而名例又曰子母無
絶道夫子既不絶其母而外祖父母寧可絶乎
是絶母也嫡繼慈養四母歐故殺子孫加生母
一等致令絶嗣者絞則四母之父母安得與生
母之父母同也或謂律稱歐外祖父母專指本
生母之父母不論嫁出皆坐若有嫡母見存或
因母被出所娶繼母見存者於嫡繼母之父母
有犯止依小功尊卑論如嫡繼母亡沒依凡人
論於慈養母之父母不論存亡俱同凡人叅酌
情理良為可從○讀法以父妾有子者即期親
有犯比兄姊論服制但歐者自有歐父妾正條
難以捨正律而比期親也

妻妾與夫親屬相歐

妻妾歐夫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與夫歐同罪
丘任管見謂與夫歐同罪篤疾者亦絞瘐言與
讀法亦云各依夫歐服制科斷惟至死者斬不

在凌遲之限查名例稱與同罪者止坐其罪至死者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在絞斬之律妻妾既曰與夫同罪自得依名例減等何謂篤疾者亦絞耶

毆妾者各又減一等

按毆兄弟之妾者各又減毆兄弟之妻之罪一等如凡毆而內損吐血者本杖八十弟妹毆兄妻加一等則杖九十妾減妻一等則杖八十兄姊毆弟之妻及妻毆夫之弟妹及弟之妻減一等則杖七十妾減妻一等則杖六十之類其不言妻毆夫兄之妾與夫毆弟之妾同或以各又減一等謂各減凡毆一等非也蓋毆兄妻者加凡一等毆弟妻者減凡一等今云毆兄弟之妾各減凡人一等則是毆弟之妾與其妻同也毆兄之妾又減其妻二等也豈理乎哉

妻子毆傷父妾加凡人一等妾子又加二等

丘任管見謂妻子有傷父妾及妾子毆傷父妾毆而有傷方加等毆而無傷止以凡論意以妾毆妻妾子止言毆則但毆即坐此言毆傷故至傷乃坐耳詳律文毆亦當加不必拘傷字如丘

任之解則尊長毆傷卑幼之婦減凡人一等亦待傷而後減耶彼不待傷而減則與不待傷而加可知矣叱狗猶為不孝矧父妾而恣毆之毆之而又不加罪惡在乎其為法也

罵人

罵人笞一十互罵各笞一十

丘任管見謂此條不准首查名例但云損傷於人於物不可陪償不准首限今之罵人其何損傷之有意者親屬相犯在律皆有親告乃坐之文親告而坐是不得同於自首則似不准首者而說者不識其義

謂罵人之罪於法皆所不貸雖以服屬之親且不能庇其卑幼他可知矣噫其然豈其然豈其然豈此卻教坊亂之意而以儕之凡人非知法者也或謂毆人雖不成傷後下手理直亦減二等今觀互罵且各笞一十彼必不然

罵尊長

罵姊杖一百姑各加一等

丘任管見以姑與姊俱指在室者言若出嫁止依罵大功尊長或謂律言姑與姊不言服雖出嫁亦其姑姊也何得以降服減哉不知法隨禮

定禮變則法與之俱且觀服圖歌云但魯出嫁歸宗則仍從本服論耳

降一等出嫁歸宗仍舊情則其從降服明矣若

越訴

迎車駕擊登聞鼓申訴得實免罪

按此云得實免罪本謂迎駕及擊鼓申訴者與衝突儀仗律同或無言越訴非也蓋官司有赦之禁者所以明體統也奏訴事不實者所以達幽隱也或云衝仗而訴事而詐不以實者杖一百徒三年皆曷為不與此同蓋衝突儀仗罪本坐死何況於軍民而訴事不實者乎然此所謂杖一百者無乃謂其於仗外俯伏以聽者耳凡各衙門官進呈實封誣告人若反坐及加罪輕者從上書詐不以實論何有於軍民而訴事誣人者乎然此所謂杖一百者無乃謂其所誣反坐及加罪輕者當與官司進呈實封不同耳

投匿名文書告人罪

凡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

立任管見謂篤詞帖逓與行事校尉陌人者比

本律絞令詳此律重在隱匿姓名故必連文書捉獲乃可坐擬若寫詞帖遞與校尉不匿姓名或無姓名素與校尉相識者難比此律若與校尉素不相識文書亦無姓名彼亦不知有陌人之情接受緝拏則當徑引此律又無所用比也

告狀不受理

前意殊誤

追問詞訟及大小公事不得轉委違者隨所告輕重坐罪

瑣言專指本管有司不得轉委巡司驛遞等官勘問仵任管見與讀法專指都督府等衙門巡歷官或謂此節文義總承上三節告狀而不受理及雖受其狀而轉委有司者蓋上文尚未追問此則以追問者言也詳律意瑣言解為近殊不與督府部院相蒙蓋上言巡歷官員勾問詞訟既罪其不當轉委有司矣然諸軍民衙門受理詞訟公事亦容有轉委他人者是又不可以不罪云耳夫受理未有不追問者意自相該豈以追問二字重復贅及巡歷官乎律文嚴謹不如是之複也然專指巡司驛遞等官亦隘如府

不得轉委州縣州縣不得轉委所屬縣并縣不得轉委巡司驛遞等官皆是也軍衛亦然

誣告

誣告笞罪加所誣二等流徒杖加三等

丘任管見以為原告受誣告人財物招田派虛并受人貼錢捏詞誣告人俱問枉法考律受錢代誣有受雇誣告正條不必再論其受財枉法本律原指官吏判斷有曲枉者近雖有例亦止以在官人役取受有事人財於法有枉縱者依此科斷餘不得引用乃受財招田亦問枉法

矣所枉者何法耶此等自有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之條可坐所誣罪重仍依誣告如係原告求取被誣者之財自認招田又自有用計詐欺私以取財正律

誣告致死隨行有服親屬

丘任管見謂無服之親亦坐查名例凡犯流者妻妾從之父祖子孫欵隨者聽使非勢不獲已或義不忍離之親屬其誰能累之此必不然言必

無累及無服之親故律止稱有服親者

被誣之人詐冒反誣犯人亦抵所誣之罪犯人止

反坐本罪

立任管見謂被誣徒罪之人已役者反誣犯人未決仍於犯人名下追路費贖田宅查本條註云犯人止反坐誣告本罪不在加等備償路費取贖田宅斷付財產一半之限則不論犯人已決未決皆不追斷甚明矣前說殊誤詐冒抵換以其計行軽事告實重事招虛或誣軽為重皆反坐所剩已論抉全抵剩罪未論抉笞杖收贖徒流止杖一百餘罪收贖

而反誣之人已決亦止杖一百添三千里

按五徒皆包杖一百如杖六十徒一年折杖計一百二十或以告人杖六十徒一年今以其杖六十併入徒一年折杖二十通杖八十若此告笞二十是實則除訖二十反坐剩杖六十非也必若此言使其所告杖九十是實杖六十徒一年是虛則將何以除之而所謂徒一年者反比之杖九十為不及矣豈理也哉

十即包一百却於杖一百上折徒一年為二十杖通計一百二十杖如告笞二十得實除二十外實剩杖一百反坐其不及一百者並皆收贖

惟以徒包杖則雖告杖六

干名犯義

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三等
按誣告重者謂不問流徒笞杖計所反坐重於
雖得實期親杖一百大功杖九十小功杖八十
緦麻杖七十之罪者各加所誣之罪三等其加
罪不至於死或疑之以為誣告期親罪有重於
得實杖一百之上者乃加誣罪三等令計其誣
告反坐之罪重即各加誣三等未免頭上安頭
誠若此言則誣告期親杖罪無復加徒是責畢
幼抵誣之典反輕於凡人矣目律凡稱重者皆
併入加等通論為重如誣告期親杖八十則加

至於杖六十徒一年誣告大功杖七十則加
於杖一百誣告小功杖六十則加至於杖九十
誣告緦麻笞五十則加至於杖八十是皆重於
告實之罪若曰所告期親得實本杖一百誣告
杖罪亦止杖一百是虛實無可辯乎且期親誣
杖一百止杖一百大功誣杖一百則徒二年是
誣親者反輕而誣稍疎者反重爭凡此皆其說
之不通者也
被期親以下尊長侵奪財產或毆傷應自理訴者
聽告

按侵奪毆傷不繫干犯則被告自期以下尊長不得如自首免減之法乎非也蓋尊長毆傷卑幼各依本律減罪難同自首為其損傷於人故也若侵奪財產則如分財不均竊盜詐欺恐嚇罟誘冒認誑騙拐帶之類律皆不言親告乃坐為其並同首法故也惟非於法得相容隱之人告論乃依各條減罪之律科斷若謂卑幼以不在干犯而聽告其尊長當以不准首法而論刑則其所告謀反逆叛窩藏姦細乃亦聽如罪人身自首法何也況親屬侵奪田産在律原無

條者其亦將以凡人論罪可乎故此所謂不干犯猶言當恕其告雖得實之罪焉爾○千金駁荅擬雇工人誣告家長總麻尊長犯私鹽依所誣重者於同自首減三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上加所誣罪三等杖一百徒三年詳律理前說非是蓋前之尊長減罪三等自得實者言也今之卑幼加罪三等誣告雇工人與卑幼同故以下直言卑幼則雇工在其中自誣告者言也得實則尊長有罪有罪乃有可減有減而後可於減上加之若誣告則尊長固無罪可減矣而於何者減上加乎且如私鹽

一事以之誣緦麻尊長即於減罪上加之猶得
杖一百徒三年以之誣期親尊長亦以減罪上
加之乃僅僅杖六十而已期親尊長同於自首
全免則止得加罪二
等不亦所誣者愈親而為罰愈薄乎有是理哉
言當加所誣罪如誣告凡人本律該杖一百全
即於所誣杖一百罪上加之之類亦不當於其
得如凡人加三
等若曰誣告尊長自加罪之上又加之則加
誣告卑幼亦當先
加其罪乃減之即
財產或毆傷其身則於所誣上減期親三等大
功二等小功緦麻一等若別項罪犯得相容隱
者則於卑幼准罪再減罪上各再減三等二等一
或謂尊長誣告卑幼係侵奪
等亦非也既係誣告則卑幼亦無罪可減何得
云於減上加也
卑幼一誣即坐
虛及誣輕為重惟至死罪非全誣則同凡人不
加後耳若尊長所告輕事得實仍同誣輕為重
與雖誣告死罪並得減等若誣小功緦麻卑幼
死罪其反坐只就死罪上減一等亦不
於常人誣死已決上減作坐流加役

教唆詞訟

受雇誣告人與自誣告同

丘任管見謂受雇誣告人者受人雇錢冒頂名
字而告非也蓋頂名誣告則名實雇之者之名
出官對理仍係正身誣告情由自有正身承當

豈處以其罪罪受雇之人抵律稱與自誣告同
則其載詞者已名聽理者亦自身也但誣情非
本意耳其雇之者律不著罪但依有事以財行
求擬斷
見人愚而不能伸寃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罪無
增減勿論
立任管見謂教令得實及書寫無增減者若受
財並問不枉法詳本律明稱勿論不問受財與
否皆勿論矣何得又以不枉法論罪前擬誤
誣告充軍及遷徙

誣告充軍者民告抵充軍役
立任管見與讀法俱坐充軍但有殘廢篤疾老幼婦
及已未決遣俱謂不問誣輕為重或全訂
人誣告充軍不堪發遣合比故入人罪流律杖
一百流三千里收贖千金駁荅以誣輕為重亦
比流三千里及坐所剩折杖收贖及謂誣告充
軍未決遣亦止比流不抵充軍發之情理後說
似是蓋老幼廢疾與婦人不堪充發者比流收
贖自不待言若誣輕為重及未決遣律既無文
則以罪疑惟輕之意比流擬斷是亦引經斷獄

原件短缺

P64

意也不然誣告死罪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而於充軍者其全誣及誣輕為重皆發充軍豈誣充軍之情甚於誣死罪者耶必不然矣

誣告人說事過錢於遷徙准徒上加三等併入所得笞杖通論

瑣言以誣告遷徙如濫設吏卒攬結寫發妄稱主保里長律該遷徙者若告誣俱合照此科斷或謂律止說事過錢者笞杖不同故特設此條以示義餘稱遷徙者俱係杖一百難於引議徑依誣告徒罪加所誣罪三等為允當然餘條雖

科斷不為曲法者此皆為官吏言蓋以其掌文移均有用法之責故耳下條事後受財與有事以財請求亦專指官吏故有若枉斷不枉斷及避難就易所枉重者之文至明白也今問刑者凡以贓入罪不分官吏與諸色人等如總甲皂隸之類凡受財於法有違即坐以枉法豈律之本意哉蓋總甲等項人役若臨時差遣追捕罪人而有犯者自有應捕人受財律條可坐不係差遣者亦自有豪強人求索之條可坐諸條猶有以枉法論者正以諸人所犯之情不同而

有類於此者另著其罪耳若槩以枉法坐之則所謂以准者又何必設也故凡以贓入罪人犯除官吏受財曲斷致罪有出入及別稱以枉法論者坐以枉法罪名其餘不係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係臨時差遣受財賣放罪人者查照應捕人受財律條其非差遣有犯者自依豪強人求索律條各科斷凡受贓各計入己者減等之限與竊盜異籃竊盜併贓論罪

十

官吏原不併贓論罪

說事過錢有祿人計贓從重論

從有贓從重論

受錢人一等罪止杖一百遷

五任管見與讀法啓蒙俱謂說事過錢止承

法一邊若過不枉法贓止問不應其意若曰受錢之人至五十貫乃入於徒而過錢者雖一貫以下即坐遷徙似於罰為重然不知凡律於受財者皆云計贓以枉法從重論或云以不枉法論惟此不言則不但枉法者為然明矣況過人枉法之贓雖笞罪亦何嘗已其遷徙乎故諸人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必三百貫受錢人必三十貫乃俱坐徒一年其視彼過錢雖笞罪亦得遷徙者不徑庭乎蓋說事過錢之人乃律之

所深惡也其餘如過人求索科斂贓詐等贓及事後受財者則不用此律凡問遷徒有大誥者但於所得笞杖之上減等若誣告遷徒則於反坐流二千里是原加所誣之罪故也凡文官吏典人等犯贓其遇赦及未發自首或悔過還主者律雖免罪仍盡本法罷職後為民無力亦的決做工擺站之類若武職犯贓滿貫則但照例發邊衛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其文職官吏等贓雖杖法滿貫但不實不盡及知人欵告得減

絞罪者皆不在充軍之列

坐贓致罪

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

讀法謂非因事受財與坐贓致罪雖不平看亦各有指蓋不因枉法贓詐而多取人財物入已固已坐贓致罪然擅科多徵之類不是入已亦坐此贓意謂註中擅科多徵虛費人工物料等項包在坐贓二字內此於註意頗明而非因事受財一句令人尤多未辯如人有犯罪過或恐人告挾而與之財以求免首或求為干証而與之財以圖便利全無嘯詐逼

取之情者皆是今則問恐嚇詐欺誆騙之律矣
又如官差人拘提罪犯而罪犯惟恐差人勒害
送與財物全無求索之情者亦是今則問求索
之律矣此條無乃虛設乎緣恐嚇詐欺誆騙求
索各條皆有取財之意故受者重其罪而與者
不坐此條原無取財之意而人自與之特不當
受耳故受者輕其罪而與者不免柰何其例視
之也凡律稱坐贓論者皆與此條同意惟出錢
人不坐官吏坐贓若不入已擬還職役

有事以財請求

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

瑣言謂欲枉法而行求官吏受之然不因其
求而曲斷者官吏依受財不枉法出錢之人坐
應得罪名謂以枉法論詳律義行求雖欲枉法而行
求已成者乃謂之枉如妄爭他人房產行求斷
給方坐如未給者房產尚在何法之枉乃推行
求之心而坐出錢人以枉法之罪難矣瑣言解
誤○丘任管見謂兩人為事被告一人出錢幫
貼止令一人招認出錢人以有事以財行求受
財人以枉法論詳律義行求者行求未是盖所云行求者行
官吏也觀下文其官吏刁蹬用強之句及目中

請字意自見若同為承事之人焉用請求我且如出錢幫貼一人招認受者未嘗求索即係非因事受財之律而與者當減五等矣何得謂之枉法

風憲官吏犯贓

風憲官吏受財求索借貸財物賣買取利及受饋送加其餘官吏罪二等注家良集謂受財六十貫者加二等即坐絞查名例不得加入於死豈以加二等之罪而坐之絞此自應減等無疑若實贓至八十貫乃可擬

絞耳良集說誤

私受公侵財物

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不得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侵所與寶鈔金銀段疋衣服糧米錢物讀法與丘任管見俱謂律不言伯與都指揮有犯者伯與公侵同都指揮與指揮同辨疑謂知府知州知縣不係公侵掌管若無親故即有緣作弊當作交結近侍律詳律文止言公侵不言伯實統於尊之意有犯可同若都指揮職尊於指揮未有言卑以統尊者律文止言內外各

衛指揮以下官盒以其親握軍兵恐私相結納
恩寵比周為私故設此條以防其漸都指揮原
不親軍何必設禁觀各衛二字則意自明矣若
有司官所統者民原不得與聞軍事何嫌何疑
而禁其往来貶遺加以問結近侍之罪乎二說
並誤

詐傳詔旨

當該官吏將奏准合行事理妄稱奉旨追問者斬
疏議及丘任管見俱以奏准合行事理為奏准
免追免問之事理或謂如秋糧十月開倉徵收

并撫按委官查盤錢糧拖欠俱應行追究者
如六品以下官犯罪應鞫問者俱是若妄稱此
事此官奉
旨追問則與詐傳
詔旨無異故亦擬斬非謂免追免問者詳律義疏議
誤甚後說解合行事理已為切當而謂其妄稱
奉
旨同於詐傳詔旨亦非也既稱奏准可謂非旨乎又
可謂之詐傳乎盒事理原係當然追問自是正
理但准自

朝廷而奏自臣下若不云已奏止稱奉
旨以避怨於身而歸怨於
上此其心有不容不誅者耳○按詐傳
詔旨與詐為
制書稍異詐傳者自內而傳之也罪坐起傳之人若
轉相傳說者非是詐為者自外而為之也罪坐
始作之人若轉相謄寫者非是詐傳一品二品
衙門官言語於各衙門分付公事有所規避者
杖一百徒三年重在有所規避上若無所規避
者似難擬坐為從者各減一等通衆詐傳
旨斷令旨及各
衙門官員言
各減為首之罪一等

偽造印信曆日等

偽造諸衙門印信者斬偽造關防印記者杖一百
徒三年造而未成各減一等
按律稱偽造謂但用木石泥蠟等項雕刻成文
可以假借行使者皆是造而未成如用木蠟已
雕篆文及半而未全或已畫篆文而未雕皆不
能為用故減一等其條例所謂描摸者即今以
油紙蒙於印紙背面用硃描摸却正印於所詐
為文書之上以矇人財
有取文書上鈐印為底而加紙於上用硃筆摸

成者亦是蓋印所重者文也非重質也使有質無文固不能為用若有篆文而雖非銅鑄亦可假作行事故形質相肖而篆文俱全者俱謂偽造惟有質而文不全方謂造而未成至於全無形質而惟描之於紙者乃謂之描摸也瑣言必用銅鑄方為偽造以木石泥蠟等項為描摸謬矣其欽給者非自製之謂如通政司有印信又有二印記一曰通政司日照之記一曰通政司驗正之記是也今總督巡撫并鎮守欽差等官關防皆後

來事然並可參擬

毆死傷定案

受雇借為人傷殘者與犯人同罪

丘任管見謂如犯人有避雇人亦同杖一百無避亦同杖八十讀律者悉從其說然犯人所避事重從重論則與犯人同罪亦當有從重者言非止於杖一百如有人強盜事發雇人治瞎兩目以避罪則所避事重矣正犯人既依強盜得財擬斬照名例篤疾犯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其雇人亦止擬杖百已乎自當與犯人

同罪至死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通候奏請正犯若免死則雇人亦准原免正犯候决則雇人照本罪贖配庶盡律義

犯姦

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

按姦情無跡易於誣執若非姦所捕獲是其事無憑及指稱某與其通姦者是其說無憑故皆勿論若姦婦有孕在姦婦雖有憑矣然亦有隱其所愛而誣其所憎者是姦夫猶無憑也故止坐姦婦和姦之罪此律甚明今問刑者於告指姦情輒刑逼招姦或寡婦室女事關親屬徑以內亂之罪其如綱常風化何

強姦者絞

按律稱強姦者或挾之以勢要或劫之以威力或恐嚇以兇器或縛制於私家其有不可掙脫之情及當時有喊叫罵詈之聲裂衣破膚之跡者強也若彼以強來此以和應始以強合終以和成初以調戲而終從繼以跡露而泣訴者非強也凡遇此等重辟必審有前項強暴之狀又有顯証實跡者方可坐絞

縱容妻妾犯姦

用財買休賣休本夫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

按律文不曰姦夫而曰買休人不曰姦婦而曰本婦則所謂買休賣休者似不全因於姦然特附犯姦條而不係婚姻類則明指先姦後娶言矣觀抑勒與人通姦者婦女不坐以其初無姦情也今買休賣休者本婦亦坐非以姦論而何或有不因姦而為饑寒所迫將妻休賣後告姦占者將欲依此擬斷則財禮已費何從入官本婦無依難以離異往往斷令貼銀調停兩解以杜其爭於情於法看來此往年部寺互持異同奉

明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不係因姦不許妄引此法明一時不決之疑遂有定論問刑者遇此自當原情議罪必係先姦後娶方從買休賣休律科斷如貧乏勢難存活及迫於不得已而將妻嫁賣者從輕發落斯為情法得中律例無悖

親屬相姦

姦父祖妾者斬

辯疑云若父祖妾有子父祖沒改嫁他人子孫姦之各以凡姦論詳律理非是蓋妻妾罵故夫祖父母父母尚與罵舅姑罪同子孫姦父祖已嫁之妾寧可以凡論耶況其嫁也自為之非父祖絕之子孫亦何忍忘父祖而姦其未絕之人乎凡有犯者不論有子無子俱依姦父祖妾正條為是

親屬犯姦至死罪者若強姦未成依律問罪發遣衛充軍例

按招擬假如往依親屬條死罪狀後照例充軍及查親屬犯姦條內未有強姦未成之文例所稱依律問罪四字蓋指強姦未成者言非指本條強姦者斬也今後有犯當從犯姦條內強姦未成科斷詰減後照例免徒發遣衛充軍庶律例意協而引用歸一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妻女者各斬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妻及雇工人歐家長則有家長歐瞶言謂律言奴及雇工人及奴律此奴及雇工人歐家長則有家長歐家長姦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妻不言雇工妻若有姦者止合問不應杖

罪詳情理非是盖姦奴妻而擬以不應杖罪可也若雇工人原係良人使并雇其妻現在本家服役者猶可同奴論若其妻未受雇錢及已滿去者當以凡論矣若奴及雇工姦家長子之妻者係分屬在乎即同家長之

妻未分比附期親上請難同妻女論

姦部民妻女

姦囚婦杖一百徒三年

按此節不言強姦者以和姦罪重於尋常則強又可知矣或曰律無加凡姦字明不以凡論雖強亦止坐徒非也盖姦囚犯而坐徒謂其勢有

專制深疾之也其本婦不論姦罪明怨之也若行強不當擬死是和姦之罪犯之於囚婦可重而強姦之罪其較之於凡人反可輕耶且由姦言之則和強無別也由強姦言之則成與未成又無別也豈其然乎

閹割火者

官民不得乞養他人子閹割火者

按讀法謂律不言已子若閹割已子者比鬬毆條內致令絶嗣律上請詳律意原謂官民不得乞養他人之子私擅閹割以為火者自供給門

庭之後禁其僭也非惡其傷也前擬殊誤

囑託公事

監臨勢要為人囑託者若受贓並計贓以枉法論

疏議曰任管見皆謂受贓者無前節官吏諸色人等囑託而言或謂官吏受財枉斷自有枉法不枉法本條并非因事受財之條何必復贅止宜單承監臨勢要一節詳律意前說為是蓋囑託一行則政刑皆紊關係治體良非耻小故特發此條見不論聽與不聽行與不行皆坐非枉法條與非因事受財之條所能該盡彼皆自已行者言之故也況彼稱官吏指當事者此則鄉官過客俱在其中何可例論玩並計贓之並字其摠承上文兩節章明甚矣

失火

失火延燒房屋致傷人命不論常人親屬止杖一百

按讀法謂致傷人命杖一百

疏議辯疑并丘任管見並謂尊長傷卑幼如父祖於子孫之類家長於奴婢雇工之類俱不問罪若卑幼失火致傷尊長仍擬過失殺傷詳情理前說為是蓋放火殺傷人以故殺論罪此失

火致傷人命但杖一百本未嘗以過失論罪今若以為殺家長則絞殺祖父母父母則流殺期親尊長則祇減罪二等是雖惡其闌礙倫理故緣失火而重罪之然無心之失何乃遽至此耶況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且以凡論於此何有哉此失火言致傷人命則必死者乃坐傷不坐若曰凡青赤腫者皆坐此之鬬毆無乃已重

不應為

不應得為而為之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按此條事無定指專為律無正條者而設量其事理之輕重以為笞杖爾至若私和越訴違禁違式鬬毆罵詈之類皆律有正條犯該笞罪及杖七十以下者槩舍本律俱從不應事重科斷或止拘尺布斗粟觴酒豆肉一言一動互相爭告牽連人衆者亦俱問不應從重而笞四十律竟至虛設矣夫無論律有正條者不當舍本律而從不應即律無正條為不應為而為者豈盡皆事重而無一情輕者耶何擬杖之多而擬笞之少耶有司藉以濟私小民因而受累噫嘻也久矣

應捕人追捕罪人

受財故縱與囚同罪

按律稱與囚同罪至死全科必其所縱之囚業已審實招承擬有定罪如人命檢驗已明已坐斬梟之罪解押謀毆之罪強盜贓証已明已坐斬梟之罪解押人役受財故縱者乃可以同罪論抵若罪人未伏招承其罪之應死不應死尚未有定擬故縱者安所據而斷以同科耶今勘問者無論罪人成招與否但有縱脫即以同罪論死不知所同者何罪也倘脫逃竟為出押之虎則禁繫者終

作瘐獄之鬼耶故審勘者必其罪人到官已伏招承定有應斬應絞罪名方論以與囚同罪致死全科之律或罪人被逮而未在官在官而未伏招承擬有定罪者止擬受財枉法條科斷或以積戀民害引例充軍難以緊擬此律上文稱罪人雖未到官衆証明白即同犯罪逃走拒捕加罪二等毆人折傷以上絞殺人罪人拒捕

犯罪逃走拒捕

按此條逃走與拒捕同一加罪觀名例事發在者斬

逃註云雖不得首所犯之罪得減逃走之罪二等則逃走之未嘗無加罪甚明前已論之詳矣

逃走拒捕不分首從各加二等然首於首之本罪上加二等從之本罪上加二等則減亦

在其中矣若至傷殺人以下手之人為坐其或

立意拒捕未下手者以拒捕論拒捕而又助力

者以為從論

稽留囚徒

並罪坐所由

按此總承上文提調官吏稽留囚徒不送或

而在逃及發遣之時不行如法枷杻以致失囚者與隣近官吏有犯並坐其所由疎縱之人其餘不相及也或謂罪坐所由俱無官吏但不連坐佐貳首領官云耳非也蓋本律明言提調官吏與同署佐職無干自不待言若官吏共坐則寧有以二人抵一犯人本罪發遣之理故云罪坐所由明其不並抵遣也（疎縱係官則官抵係吏則吏抵）

王守不覺失囚

押解中塗不覺失囚罪亦如之

疏議云任管見皆謂罪亦如之承上文獄卒不

覺失囚減囚罪二等科斷或謂他條稱罪如者盡承上文此條亦當無承上文獄卒不覺失囚及故縱受財等項詳律明言不覺失囚寧有受財故縱尚得謂之不覺者則前說為是此節亦給捕限百日內能捕得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者免罪　然受財故縱事固有之照前擬斷自是正理律蓋舉其輕者足以見義矣徒流人逃言押解不覺失囚一名止杖六十蓋所失止於起發配役之徒此則其中或未經決罰或猶徵正贓或停囚待對或案候歸結及罪有浮於徒流遷徙充軍者故失囚亦如獄卒之罪

知情藏匿罪人

凡知人犯罪事發藏匿送令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按此條重在事發未發而知情容隱止擬不應杖罪若不分事發與否一槩議以知情藏匿之罪則如強盜窩主共謀不行又不分贓止杖一百而知情藏匿強盜乃減死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不亦輕重大失當乎蓋事發官司追喚而敢於主藏之名是蔑法黨惡也故重其罪云耳

死囚令人自殺

死囚已招服罪使令親故自殺或雇倩人殺者親故下手之人各依本殺罪減二等

丘任管見以依本殺罪為依鬬毆本律並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若雇倩他人殺之不曾下手者親故止擬不應事重詳律依鬬毆之說良是而或者非之以為聽使受雇皆有心殺之難與鬬毆例論如然則下文各以鬬殺傷論者豈其無心殺之者耶彼既可論此何足疑丘任之說當矣然謂未下手之親故止從不應科斷亦非律但罪其受使自殺故殺總為殺耳不問挺刃也

已招服罪囚之子孫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為家長者皆斬

杖子孫以下為父祖家長言已招服罪則未服輒殺與服罪不曾令殺而殺之各依本殺法或謂父祖家長令子孫以下雇倩人殺之其子孫奴婢雇工人如下手之人皆斬非也蓋律云令雇倩人者本謂囚令親故雇倩他人殺之則是雇倩明與自殺對言然囚令親故雇倩人殺之他人得減凡鬬罪二等則其令子孫以下雇倩人殺之乃謂其不分首從皆斬何邪蓋首從本

罪各別在子孫凡人各有本殺之法則下手之
人自當如凡鬬毆二等耳不然則子孫謀殺父
祖其凡人從而加功者何乃止坐絞邪或又以
為死囚已招服罪其不曾令子孫等自殺而殺
之者亦不分首從皆斬然上言囚令親故自殺
者依本殺罪減二等其不曾令親故自殺而輒
殺訖者以鬬毆殺傷論然則為囚之子孫奴婢
窘工人如不曾令殺而殺之者其罪亦奚翅止
於斬為已甚
老幼不拷訊

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並不合拷訊
據衆証定罪其於律得相容隱之人及八十以上
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証
按律稱七十十五上下及廢疾者不拷訊八十
十歲上下及篤疾者不令待對此老老恤幼矜
不成人之深仁也而於得相容隱之人不令為
証則意尤深遠哉蓋道有以直為直者君臣朋
友之間是也有以詘為直者父子兄弟之間是
也家庭之內直躬而行賊恩莫大乎是故聖人
隱惡揚善而忍使人揚其骨肉之惡乎今之刁

民有告父而引其子為証者有告兄而引其弟為証者有告夫而引其妻為証者有告主而引其奴為証者其義男為証者告畢幼亦然有司不察而一槩拘審逼令供認是使父攘子証者得售而父子相隱者反為非也試一思之親人相証其惡勃奚之端何時可塞況教之容隱而猶有告訐教之訐發究將若之何此其關係元化醇澆良非細故有司或以稚子老人智慮顓憒可施餂之之術以得事情慙或着落親枝跟求人犯代監責捕無所不至孰知其所得者小而所傷者大也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容隱之旨也記曰門內之治恩掩義也司民牧者尚念茲

官司出入人罪

增輕作重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至死坐以死罪故証重反坐律其徒流折杖剩罪已論決者皆全科不在收贖之限此惟五徒折杖其三流則但折徒是增減至徒罪已決放者亦如証重全抵所剩折杖之數若未決放則止聽減一等決之皆不收贖或謂增減人罪自笞杖入至徒流

皆折杖一如誣告止杖一百餘罪收贖非也蓋官司故出入人罪在名例謂之真犯常赦不原惟失出入者從赦原法由此觀之則難同誣重之剩杖收贖明矣況誣重所云收贖彼亦但謂其未論抉者之罪然邪或又以笞杖徒罪入至流者皆當於全徒三年之上又加折徒而後除之亦非也蓋如犯杖六十徒一年者本折杖一百二十如入至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則二等流共該折徒一年其三流原包五等之徒通折杖二百於內除訖一百二十則是合杖八十徒一年耳難作於杖一百徒四年之內除去杖八十徒一年該剩杖一百徒四年也不然則其末抉者但減一等當徒二年折杖二百於內除訖折杖一百二十則止於剩杖八十耳其彼此豈乃爾大相遠邪況誣重雖笞杖但入至流罪者三流並折杖四十其所包五徒亦何嘗不折杖

抉罰不如法

抉人不如法致死均追埋塋指官司言似非均字意均追

贖言以均追埋塋銀拾兩

邪

之者指官與吏也今之吏固無決罰人死之理然故勘平人出入罪律未嘗遺吏而言則制律之時吏容非今之比也已或謂指同僚官知情者以下云罪坐所由觀之非也或又以為官與行杖之人然均徵埋葬一句其文義繫於行杖人之上且監臨官毆人至死亦有聽使下手者其不言均徵則此亦未得為是也

徒囚不應役

徒囚未滿監守故縱逃囚及容隱代者抵數徒後仍拘囚徒論罪貼役

瑣言謂故縱逃囚係囚私家暫時歇役故止計日貼役非在逃之囚該從新拘役者此說固是然在逃逃囚其逃一也若不拘役寧自来乎所以免其從新者蓋在逃則囚之罪故縱則監守之罪也故抵役以罪監守而貼役以滿囚限法亦兩盡矣若徒囚以財行求之罪重者自依已徒而又犯徒律總不得過四年或以抵數依囚原犯之徒抵役然律稱應役月日不云年限則是舉其未滿者坐之耳

婦人犯罪

產限未滿而拷決者減一等

辯疑專承至死杖一百徒三年而言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不至死者勿論丘任管見無承未產而拷決墮胎減凡鬬傷罪三等減等杖九十詳律文辯疑說是蓋業已產後無胎可墮何謂承墮胎之句若云傷即以墮論則傷之與墮胎也相去遠矣可僅減一等而已耶況律無各減字則其單承至死一邊明矣讀法又以決而不墮依違

制論未決不至墮胎原無坐罪之文況墮胎者止杖一百而不墮者亦問違制何以別乎違制杖一百

工作

造作不如法

應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

瑣言以加二等於坐贓上加二等丘任管見謂無造作不如法笞四十成造軍器不如法織造段疋粗糙紕薄笞五十若不堪用應改造坐贓論三項各加二等詳律意前說為是盖物非進御雖不如法及粗薄者尚可用猶不改造故分別三項科罪若

御用之物則不如法者粗薄者皆係不堪用應改作

者矣故加二等之罪止於坐贓一項加以其不
進
御者止有坐贓一項非如在外之分三項也不然律
文何以不稱各加二等哉
冒破物料
造作局院頭目工匠多破物料入已以監守自盜
論
按讀律假如并考招試録某衛管局官估造軍
器通同局匠多估物料值銀八十兩本衛掌印
官吏符同覆估申請支出前銀分用擬者遂坐

冒破物料之條非也蓋此條專謂物料非謂
兩若冒開價值多支銀兩自有詐欺官以取財
之律何必復贅況庫中銀兩官吏實為監守而
可以工匠比監守之人乎若物料則在工匠手
惟其所用故以監守自盜論正其宜也
補理倉庫
因而損壞官物者依律科罪
仝任管見謂依律科罪依户律損壞倉庫財物
坐贓論或謂本條止稱依律未嘗言依某律當
依本條笞四十詳律前說為是蓋本條失脩理

者即答四十因失脩理而致損壞官物可仍答四十乎果爾何不於違者下併入損壞官物而總以答四十之句乃分析作兩句為煩文也但計所損壞之物坐贓論罪庶得律旨

盜決河防

毀害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計價重者坐贓論為折半科罪或謂此條止坐其貫數論罪不得折半意以坐贓致罪與者受者皆有罪焉此則人未之與而已亦未之取云耳不知律盖以河防之決漂沒必多斷不止一人一家受害而已故擬之坐贓正欵通篇多主之贓以誅其意而重其禁也何論入已不入已我前說為是

漂失贓重者准竊論免刺

丘任管見云如有人因見人木筏船隻故意盜決河防令水漂去擾取入已准竊盜論然詳此條意重決防非謂存盜心而決防者若先懷盜木之心自有盜無人看守之物正律必決防之後偶見木筏等項而攘取之者乃可以竊盜論耳兩者迹同而心異丘任說誤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三終

附題

進新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吳　等諍

題為申明律例未盡條件乞

賜酌議以定法守事該本院條陳及又會同部寺覆

議萬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五日節奉

聖旨這問刑條件會議停當的俱依擬行欽此

計開

一今後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議

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論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論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

一今後審録官員凡遇三犯竊盜中有贓數不多或在赦前一次赦後二次或赦前二次赦後一次者俱遵照恩例併入矜疑辯問跴內參酌奏請改遣

一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奉單強盜必須審有贓証明確及係當時見獲者照例即決如贓跡未明招攀續緝波於疑似者不妨再審其問刑衙門以後如遇鞫審強盜務要審有贓証方擬不時處決或有被獲之時夥賊供証明白年久無獲贓亦花費夥賊已決無証者俱

引秋後處決

一今後審録官員凡審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於未結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與解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若係

配發事結之後在家病亡者不得濫改抵償
仍將下手之人依律處決
一今後在外衙門如有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
者巡按御史會審情真即單詳到院院寺即
行單奏決單到日御史即便處決如有監故
在獄者仍戮其屍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刑部尚書孫
題為酌議養親之律以廣
聖孝事據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老婦劉氏
通狀告稱氏年八十一歲止男李榮蒙擬徒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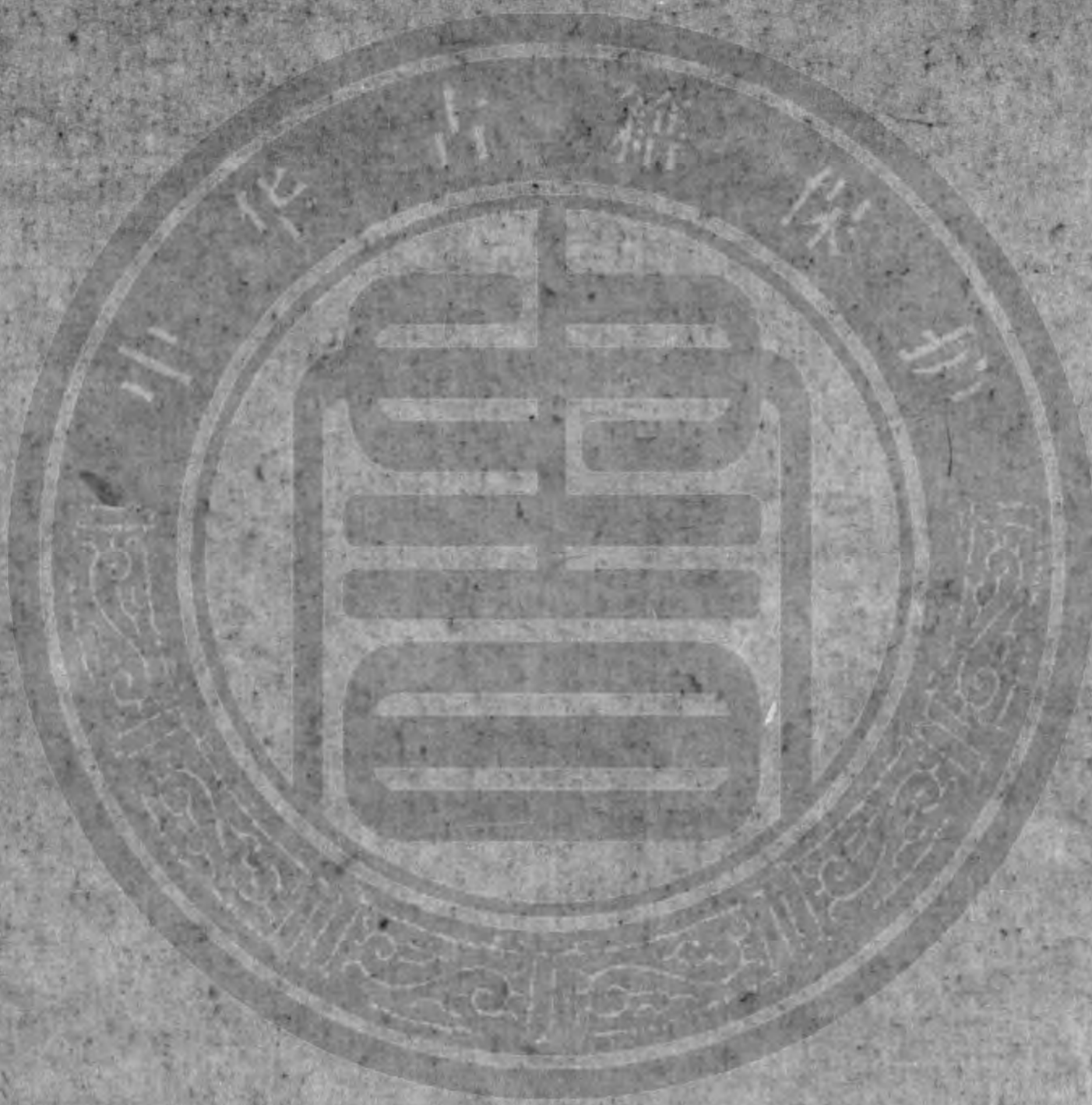
當往配所比氏殘年止靠孤男養生送終等情
該本部看得徒流兩刑軍民有犯論其盡法止
於擺站哨瞭數年耳罪非極惡者比也倘有老
病之親家無次丁之養若不仰宣
德意俯順民情移親就養長途未能移粟養親無財
難悅是以子孫徒流之罪而陷親於必死之地
矣合無以後問刑衙門遇有徒流之犯查果祖
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即三年
以上除引例充軍者不許援例外其餘俱在本
州縣擺站做工本場煎鹽本境哨瞭至於在京

無論軍民俱送兩京府定發會同館擺站應照
徒年限限滿疎放庶幾顛連無告之父母既得
家食而少延殘喘軍民犯徒之子孫並遂烏情
而鄙親湯藥似亦可為
皇上推孝之一助也等因奉
聖旨這所議情法得中今後內外問刑衙門通着照
這議行但當嚴立禁約如有犯該重刑及不係
親老單丁者不許一槩援例欽此
大理寺右少卿兼陝西道監察御史王
題為邊務久廢等事條議以後侵欺人犯但有臟

至二十兩以上者限一個月二百兩以上者
三個月果能盡數通完例應永戍者止照本律
發落真犯死罪者減等免死充軍以着伍後所
生子孫替役如過期不完各依本等律例從重
究擬仍附載條例之後以便遵行等因具
題該部院覆奉
欽依通行遵照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三　終

招擬體式

招擬古所稱刀筆箠篋事也然而情之重輕於是乎紀罪之出入於是乎定嘉石平明矜牢清理於是乎出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於是乎生故弄柔翰者或屑越之而抱功脩職之吏亦惟是為兢兢古大聖不厭司會計問牛羊而榆靡葱韭固龔渤海所以成賣刀買犢者何則鴞髙不如着實希著不如累微萬論君子恒必繇之矣矧招擬關係民生利病與政績臧否蓋可以忽乎哉詩云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本院懼有司屑越於是而未之學也其
無乃實有所假手以遺利權而隨我吏治庸衆法
家要體編次如左若運疋錦裁剪縫合具有法度
俾有司循是躬親款案於軽重出入之間而成平
理之效上下相信昏掾莫或煬竈烏有所謂滋豐
而蚕行者他日以文亡害奏治行異等或由此書
也夫人有美錦不使學製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
馬已非隆古舉不失選之法矧使而不學其敝
朝廷之美錦不亦多乎嘻有司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猶不失為見兎顧犬者歟哉